



海 男 著

坦白



作家出版社

海 男 著



坦言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坦言/海男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

ISBN 7-5063-1368-5

I. 坦… II. 海…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276 号

坦 言

作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苑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1 千

印张: 9.25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68-5/I·1356

定价: 14.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由于她的身体像谜一般无法解开，里面的血液、头发、指甲、线条构成的故事让我感到惊奇；由于她的美貌禁锢着她的生活方式，她的私人生活便永远无法叙述清楚；由于我看见她的时候她似乎已经死去又似乎活着，所以，我选择了四种虚构方式叙述了模特征丽的故事。

——序

甲 部

——对一个女人的叙述方式之一

这是模特征丽，她迎着观众的目光正在从舞台的一侧闪现出来。她的出场使等待她的观众们的目光仿佛触动了磁场，实际上，整个体育馆就是一座巨型磁场。我坐在第三排，从正面可以目睹这位 21 岁的名模，实际上，为了找到一张好票，我托了许多朋友。最后从我女友文舒茵的包里意外地发现了这张入场券。文舒茵盯着我说：“你就那么喜欢看时装模特的漂亮脸蛋？”我说，我当时好像说了许多次，唯一的目的是要把那张票从女友文舒茵的真皮黑包里掏出来，而最为关键的解释是以我是一个广告人的身份把固执的文舒茵终于说服了，因为那张入场券，我才得以坐在第三排的最佳位置上。

她就是名模征丽，她就是许许多多男人在激动和带有诗意的幻觉中想象的那个漂亮女人，她就是许许多多女人羡慕、嫉妒，模仿她的微笑、衣作、口红的颜色、发型和走路的姿势的那个女人。然而，我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她的身材和时装，更不是她的脸蛋，当灯光师将一束灯光打在她的面庞上时，我看到了征丽的眼睛，只是一刹那，那束柔光在那一时刻照亮了征丽的眼睛，她的眼睛正在脱离体育馆、人群，她的那双眼睛有一种魔力正在闪电般的音乐声中涣散，灯光师手下的灯后来在她的身体的线条中闪烁，一个名模的身体我无法想象到底会有多少诱惑的东西，我刚进入三十岁，许多诱惑，比如，来自女人衣领处和私处的诱惑对于我来说已经失去了神秘的色彩。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我必须从名模征丽身上找到那种独特的东西，刚才灯光师虽然照亮了她的眼睛，但是一眨眼，那双眼睛就无法看清楚了。我觉得体育场里的观赏者们要么是在观看名模征丽身上的那些时装，要么是在欣赏她的腿和身体的某些局部。只有我一个人在征丽出场时看到了她的眼睛，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后来征丽就再也没有出场了，在这之后是不同肤色、身体、脸型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模们出场。体育场寂静无声，我一直在等待征丽能够再一次出场，我总是在捉

摸现在征丽为什么不出场，征丽在哪里？她也许一定在那些名模之中，正当我的等待变得焦灼不安时，征丽出场了。

她给我带来的是一团粉红色，此刻的征丽不知她是裹在粉红色中，还是粉红色正紧裹着她的身体。看到那团粉红色——我便有了一个最为大胆的念头，我要去认识这个女人。这个念头随同人们的欢呼声升起在体育场大厅时，时装晚会已经结束了。征丽的粉红色扇面的衣服正在缓慢地合拢，而体育场里的观众们正聚精会神地目送着粉红色的扇面，那是这些欢呼雀跃的人们生活中梦想的一部分。我抬起头。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一边往外走一边看看时装舞台，他的眼里涌满了缤纷的色彩，那些象牙色的、紫红的、墨绿色的色彩，那些停泊在舞台上的色彩使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感觉到了什么，一位坐在我身边的小女孩，她大约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刚才兴奋时双肘不住地抬起来又放下去，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舞台上的那些漂亮女人，她沉浸在闪烁着颜色、乐曲、鲜艳夺目或柔和悦目的名模们的神秘世界里。

走到体育馆外面的草坪上时，我有一种想见到征丽的欲望，我想她总会从体育馆里出来的，她一定会出来。但是那天下午，我并没有见到征丽，她也许在我之前就已经出来了。我见到了另外的一些模特，她们穿过体育场的水泥地相互簇拥着正在消失在已经升起的晚霞之中。没有再次见到征丽，我有些遗憾，我独自一人走到体育场门口，在晚霞之中我看到了文舒茵，我想她站在体育馆门口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等我，她几乎是在丝丝缕缕的晚霞之中向我靠近的，她问我你看到征丽了吧！我点点头，她紧挽着我的手臂又问道：“怎么样，征丽是不是很漂亮？”她显然需要我肯定她的结论，但是我指着街对面的那家和平酒吧对文舒茵说：“我有些饿，那家酒吧里的西餐很合我口味。”

晚霞中的街道就像飘动着薄薄的湿雾，使我无法看清文舒茵

今天的面孔，她总是在我无法适宜一事实的时候准确无误地出现在我身边，比如，今天当我从时装舞台中回到现实，文舒茵就认定她会在体育馆的门口等到我，而且她似乎早就有一种预感我会被这场时装表演弄得心神不定，而且她深信我的目光中已经触到了一种磁场，所以她便在晚霞中挽住了我的手臂，她对我说：“商仪，哦，我也肚子饿了。”文舒茵的声音中有一种含义，那就是她的肚子饿，这样，进入和平酒吧就充满了一种和谐的意义。所以，文舒茵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对她这种聪明我似乎已经了如指掌。

我们来到和平酒家刚坐下不久，我就看到了文舒茵正惊愕地盯着门口，接着她靠近我轻声说：“征丽与一个男的进来了。”她刚说完，我就看到了征丽，她已经和那男的来到了我对面的酒吧桌前坐下来，征丽的面孔侧对着我，那男的也同样侧对着我。

文舒茵的背影恰好面对着他们，因而，文舒茵在征丽他们坐下以后一直就在观察着我的目光，酒吧小姐给我们上了葡萄酒和西餐，文舒茵举起杯来轻声说：“商仪，那男的也许是征丽的男友吧？”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文舒茵便说：“我们喝酒吧，商仪，我可饿坏了。”我们举起杯子相互碰了一下，其实，我们俩都知道我们碰杯只是为了掩饰一事实：征丽的存在。

然而，令我费解的是从征丽跨进和平酒吧的那一刹那，也就是从她看见征丽的时刻开始，文舒茵的神态就在急剧地开始变化。她竭力想让我为此避开征丽的侧影，实际上除了看到她的侧影之外，我根本就没有看清任何东西。征丽的在场使文舒茵最大的变化就是紧张，这是很少看到的现象，文舒茵，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她自信的条件很多很多，她有一对做大学教授的父母，她有一张让她的女友们羡慕不已的年轻漂亮的面孔，她有超过其他女性的聪明，所以在已往的任何日子里，文舒茵从未在别的场所紧张过，或者根本就没有透出过一丝紧张的气息来。她用刀叉品尝着西餐

中的西式牛排，不锈钢的金属器械发出一阵混乱的声音。我看了她一眼，我想给她一个温和的眼神，然后使场景得到变化，就像我们平日坐在另一张餐桌前，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氛。她果然看到了我的温和的眼神，看到我眼神之后她也给了我一个十分妩媚的眼神，我知道文舒茵除了聪明之外还是一个可爱的女子。

从旁边的酒吧桌前传来了笑声，那是征丽的笑声，那声音里有着我无法把握的任何东西，她使我重又幻现出征丽出现在舞台上时我从她眼神中看到的另一种东西。我知道从我看到那种东西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想接近征丽，而我接近她的第一步就是在那块草坪上等待。我现在思忖，如果那一时刻征丽出来了，我会不会走上前去跟她说话。

文舒茵用餐巾纸轻巧地擦着她的嘴唇，在她低下头的那会儿，我看了征丽一眼，她正昂起头来看看对面的那男人，征丽的眼神显得很激动，我想，那男的一定是在赞美她，他除了赞美之外不会谈论别的内容，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那个男人的面孔，他的侧影非常清晰，他属于那种坐在一个漂亮女人面前就会津津乐道的男人，他属于那种很会取悦于女人们的男人中的男人。所以，征丽正沉浸在这种赞美词中。

文舒茵伸过手来触到了我的手背，她说我们走吧，商仪。我知道她为什么要急于离开此地，她要尽快避开征丽的面庞，最为重要的是她要让我的目光得到转移。于是，我顺从于文舒茵已经拉住我的那只手臂，当我们站起来时，在那一刹那间我又看了一眼征丽，我的目光是短促的，但我看到了征丽正在聚精会神地听那个人说话，她一定已经着迷了。文舒茵一如既往地已经挽住了我的手臂，这种动作似手像在宣布我们的私人关系，然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并没有确定为一种明确的关系，我知道文舒茵坚持要将我的视线从酒吧中拉出去，到了街上，她贴近我后轻声说：“商仪，征丽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他

可能是征丽的男友……”我拍了拍文舒茵的手背压低声音说道：“文舒茵，别烦我。”我们许久都不再说话，但文舒茵已经敏感地察觉到是征丽使我变得心不在焉，而她显然在追究那张入场券，因为这一切都是从那张入场券开始的。这次时装开幕式的入场券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全部售完，而且在半个多月前购买入场券的队伍从售票窗排到两百米之外，而且最为突出的是队伍中有80%都是男士。他们撑着雨伞向售票窗挪动着身子，他们疯狂地想得到一张入场券，因为那些年轻漂亮的模特已经使他们滋生幻想。

我承认自己也在滋生着幻想，我的幻想使我因为得到了一张入场券而得到了平衡，我原来认为得到了那张入场券，我的幻想就可以找到一座舞台，而当我看到征丽时我的幻想就会付诸实现，而之后我就会忘掉那个幻想，然而，当我们坐在酒吧中与征丽相遇时，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内心那种无法克制的幻想。我的这种幻想显然已经使文舒茵担忧，我想，如果当初文舒茵没有把那张入场券给我，如果我看不到名模征丽，那么，我的幻想将永远是一种苍白的幻想，那么当我与文舒茵走到街道中潮湿的夜色中时，我会像以往一样精神饱满地与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我盯着城市中心的广告牌，我说我要逐渐地将这些腐烂的广告牌上的广告语言和画面来一次彻底地改头换面。文舒茵就说你完全有希望，我说我只是需要时间，我要找到一种广告的世界，于是我就把文舒茵带到我的画室兼工作室中，那天晚上我说了许多话，那天晚上她就住在了我的卧室，而我睡在画室，半夜时我来到她身旁，房间是那么黑，我小心地说：“如果你不愿意，我还去那边……”文舒茵在黑暗中说她愿意。于是，我迎着黑暗走过去，当时我还留着一头画家的长发，我慢慢地亲近着她，我感觉到她的皮肤非常细腻。

这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她就成为了我的女友，她占据着我的空间，每星期的两个夜晚我们总是呆在一起，我也同样占据了她的

生活的空间，在很长的一种状态中她似乎已经不能离开我。她把我带到她家里，她父母说看上去你什么都好，只是不该留那么长的头发。也就在第二天中午我就将我的长发剪了。而从我剪掉长发的那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某种变化，而最为重要的变化却来自那张入场券，也就是我在体育场门口穿着白色西装等待征丽的时刻，这种变化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文舒茵要把我从那场毫无边际的幻想中拉出来。当我们回到我住的地方，刚进屋，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我握住电话筒，黑色的电话线横跨在我身上。是一个朋友来的电话，他去参加时装开幕式了，所以他问我的感受如何，因为文舒茵在场，我只是简单地评价了几句。然而，当我放下电话后就像忘记了文舒茵的存在，我长久地抱着那架黑色电话机，直到文舒茵来到我身边。文舒茵告诉我今天晚上得回去，她的母亲这几天身体不舒服，而父亲又出差了，所以她要回去陪母亲。我没有留她，我把她送到楼下，我像往常一样拥抱了她。

把文舒茵送走重新回到楼上，我接到法国香水商迈林的电话，他要我到饭店去谈谈代理香水广告的问题。半个多月前我认识了迈林，他看过我的一些广告制作，他暗示过我让我做香水广告的事。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信心，香水是妇女们使用的东西，每当嗅到法国香水我就会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我早年的女友菲菲身上总是飘动着一种香气，那就是法国香水。我仍记得她身上的法国香水味总是在我们之间弥散，每当我们开始拥抱时香水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气味，影响着我的热烈，也许是那种浓郁的香水味更会让我晕眩。但是，菲菲过不了多久就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她的理由是我并不是像她想象中的那样爱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与那种气味有关系，因为每当我想拥抱她时，那种气味就扑面而来，在来自法国巴黎的香水味道里有一种与过去与现实之间十分悖离的东西，所以，每当我想拥抱她时，一旦那香水到来，我拥抱菲菲的激情就会慢慢地丧失。

事隔多年以后我却诞生了一种香水广告创意，而这种创意来源于今天下午的开幕式，也就是说当我看到征丽的那一时刻这种广告创意就慢慢地产生了。征丽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魔力到底会不会同样涣散在广告中去，这我还不能全面把握，但是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存在却必然地使我看到了一种新型广告的灿烂前景。所以，从体育场里出来后，我变得有些神不守舍，所以，文舒茵已经感觉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没有想到我会与征丽相遇在和平酒吧。这是不是一种暗示，我喜欢捉摸到生活中的许多暗示，它仿佛像一些环形书页，从书页的一角连接着书页的另一角，这更像一些散发出气味的彩色油画颜料在某个夜晚带来了令我的双手欢喜、颤栗的图案。

迈林下榻的饭店离我的居地仅有十分钟的路程，当我步行经过一条热闹的街道边时令我奇怪的是我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女人，她就是征丽，也许她刚从酒吧出来，她的身边走着那个在酒吧我见过的男人，他的个子与征丽的个子一样高，大约在一米七七左右，我看到了征丽的背影，她虽然走在人群中，但是她的身影很容易辨认，这很清楚，因为她是名模征丽。她穿着深颜色的单层风衣，她的黑发披在肩头几乎将她的肩头全部覆盖，她与她的男友走得很缓慢，使用男友这个词是因为这是一个中性词语，你可以怎样解释都可，也可以说他们是一种恋情关系，也可以说他们是一种朋友关系。在这个词里，有我们能够想象的多种空间，你会衡量他们的关系，同时找到相反的结论及相同的结论。我现在就这样看待他们，他仅是她的男友之一，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是我的一种判断。

但是，当我作出判断时，我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一群又一群年仅十七、十八的少女们穿巡在街上，她们是一群夜色中游动的颜色，她们身穿的时髦短裙，即使在夜色中也会看到她们嘴唇上过分艳丽的口红正在破坏着她们已有的青春期，即使在夜

色中也会看到她们嘴唇上那些不屑一顾的微笑就像吹进松散的薄毛衣中的微风。我曾经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喜欢过这些少女们，那是一些颓丧的日子，在我的故乡 G 城，我曾经与菲菲在一起，那时我抵抗着画布上的沮丧，少女菲菲伴随我度过了最为颓丧的日子后我们相继离开了 G 城，那年我才 22 岁。

有人在叫我，声音是从一家鞋店出来的，我转过头时看见了白丛斌，他正站在鞋柜前，透过鞋店的玻璃窗他竟然看见了我，白丛斌是一个古怪的画家，他一直对我来搞广告感到费解。他来到门口看着我，他告诉我他鞋坏了，是突然坏的，而且鞋底快断了，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我说这有什么，他说要出事。我说鞋子从穿上脚的那天就意味着要变成旧鞋子，他说变旧是另外一回事，而鞋底断了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想了想告诉我，他大概要失恋了。我不知道白丛斌跟谁恋爱，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白丛斌是一个职业画家，他从前是保险公司的宣传员，但他在一夜之间就辞了职，而且没跟任何朋友商量，就独自将一份辞职申请书递给了单位，半个多月后他成了一名职业画家，并且搬出了保险公司的两室一厅的住房，那时，随同他职业的改换，与他恋爱的一名漂亮的女护士用最快的时间与白丛斌断绝了恋爱关系。那是半年前的事了，在这半年来，白丛斌的生活一定又发生了变化，起码他又恋爱了，所以他才说出了自己的那个预感：白丛斌要失恋了。我安慰他说别那么多愁善感，我的鞋底经常断了，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瞅瞅我的鞋说你跟我不一样。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看到他穿的那双棕色的鞋子确实有些旧了，即使不更换，也到了抛弃的时候。

白丛斌说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我想请你去喝酒，我要给你讲讲我的故事。白丛斌望着对面的那家发廊，又一次重复道：“商仪，我真的想找一个人讲讲我的故事，今天碰到你是一种缘份。”我说：“白丛斌，我跟一个人约好了时间，我得去见那个人。”白

丛斌说：“那就这样吧，我回去等你，你谈完事到我租住的房间里来，我一定准备好酒和吃的东西，我要给你讲讲一个女人，我想我也许真的要失恋了。”

我看了看表，现在已经11点钟了，我有些犹豫，但是白丛斌坚决地说：“我们说定了，我回家去等你。”他说完这句话后就沿着街道的深处走去了，也许他已经不准备再买鞋了，他现在想到的是找一个人叙述他已经发生的事实，那些事实就是他的故事。迈林住的酒店很快就到了，我走进了酒店的花岗岩石铺就的大厅，大厅里吊着的数盏灯灿烂而又温暖。入夜，大厅里的男男女女分散在各个角落，我已经看到了迈林，他正坐在大厅西面的酒吧里等我。坐下几分钟后我们就进入了正式的谈话，他问我有没有想好了。我说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决定做你的香水广告代理。他并没有感到意外，仿佛我的决定早已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说，香水广告就像迷宫一样神秘。

我唯一想到的女人就是名模征丽。

迈林并不知道因为有了这个女人的存在我才决定做香水广告的代理人。从今天晚上开始那个梦想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与迈林签定了三年的合同。三年时间内我将是一名香水广告人，我想，假如没有那张入场券——我就不会接受这场长达三年时间的签约，因为有一个女人的存在，我看到了一场不能被忽视的赌注——我将把名模征丽带到法国香水的香气之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她的身体中那些无法看到的神秘使香水所蕴含的奥妙得到了传播。我告别了迈林，我并没有忘记白丛斌的邀请，而这时候已经是一点钟了。从酒店出来，沿着笔直的砖墙，我有些兴奋。虽然我还没有认识征丽，我想起了走在她身边的男友，他是那样幸运。

白丛斌的租住屋隐匿在市博物馆的后面，我在白丛斌从保险公司辞职后曾经去过一次，那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屋，白丛斌说这套房是一对退休的老人租给他的旧房子，在我记忆中那套房屋

的光线非常暗淡，对画家来说这是最为致命的缺陷，因为光线会影响一个画家的视觉效果。然而，白丛斌说他目前的绘画已进入想象的境界，光线从来不会影响他作画，更不会影响他的视觉、嗅觉和味觉。我在他居住的那幢楼前巡视了一圈后才回忆起来白丛斌住在四楼，也就是这幢楼的顶楼。抬起头来，我看到了从白丛斌住的那套房子里发出的灯光，那是台灯射出的光线。想到白丛斌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桌上放满了酒，那些燃烧的酒精可以将白丛斌经历的故事化为灰烬。

敲开门，白丛斌像是站在一团暗红色的光影之中，仔细看上去，原来是一幅画，那是一幅肖像画。白丛斌看着我，他的眼里似乎一直弥漫着对那幅画的全部色彩，我走过去，屋子里仅挂着一幅画，也就是那幅油画肖像。画上的女人似乎很熟悉，我回忆着，回忆的碎片在过去与现实之间缭绕，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那双眼睛里，我突然想起了征丽，只有她有一双这样的眼睛，除此之外，我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双眼睛。

然而，令我困惑的是白丛斌的画面上怎么会出现征丽的肖像画。传来了敲门声，白丛斌在敲门声中沉忖了片刻才走过去开门，站在门口的人竟然是征丽。她走进屋来时，无论是我还是白丛斌都仿佛中了电一样呆滞地看着征丽，她对白丛斌说：“我是来取走我的肖像画的”。她一边说着一边走到镜框前，白丛斌走过去帮助她将那幅画取了下来。整个过程都是那样简单，白丛斌将画框放在征丽的手中时，他显得局促不安，嘴里想表达什么，但始终都没有能够表达出来。征丽将画框微微地向上抬了抬，她说：“白丛斌，我该走了，很晚了。”白丛斌挡住征丽说：“有些事我可能没跟你说清楚，我想问一问，你今后还会来吗？”征丽已经面对着门，她听白丛斌将话说完以后平静地说：“我只希望我们是朋友。”征丽说完后就自己拉开了门，我只看见一个暗影从楼道上走过去后就不见了。白丛斌来到门口，看着空寂的楼梯，很久以后他才转

过身来对我说：“你看见了吧，我跟征丽的关系就这样完了。她的肖像画刚画完，我俩的关系也就这样结束了。”白丛斌走进屋来砰地将门关上，声音很重，震荡着墙缝里的石灰粒。

听白丛斌叙述他与征丽的这段历史时我坐在他画架的旁边，一瓶已经稀释的油画颜料的气味直冲鼻子扑来，我一直还沉浸在征丽敞开门走进白丛斌房间里的那一瞬间，也许是太突然了，我根本没有想到白丛斌的简陋屋子里会走进来征丽，她进屋的刹那，我感到我的神经在隐隐作痛，后来她取走了墙上的那幅画走后我仍然回不过神来。征丽简直来得太突然了，她把我的整个思维全部搅乱，而且她竟然会出现在白丛斌的屋子里，而且她那么自然地就取走了墙壁上的那幅自己的肖像画。

白丛斌的叙述充满在这间弥漫着油画颜料的简陋画室中，他坐在墙壁下的那只沙发上，那是一只旧沙发，里面的海绵都已经冒出来了，然而，此时此刻白丛斌坐在那只旧沙发上，就像占据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空间，他的声音已经开始脱离画屋中扑面而来的气味以及旧家具的历史，白丛斌讲述了他认识征丽的全过程，其实，这只是一段陈旧的浪漫故事，当我听完之后有些相信有些疑惑，白丛斌是在虚构他与征丽邂逅的过程呢？还是果真发生了他站在一片小树林中画远处的池塘时，仿佛发生的事已经近在眼前，就在那片小树林画家白丛斌认识了征丽，但是在整个叙述过程中，白丛斌从未介绍过征丽的身份，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征丽只是白丛斌看到的一个漂亮女人而已。而且他与她认识后，征丽就来到了白丛斌的画室，她来画室是让白丛斌为她画肖像。然而，在这段过程中白丛斌爱上了征丽，在整个叙述过程中白丛斌叙述的只是自己对征丽的爱恋，他没有叙述征丽的感情，也许这是他的习惯，一种谦逊的陶醉于自我情感中的习惯而已，另一种可能性也存在着，那就是征丽并没有进入白丛斌的情感中，她只是作为一个画肖像的模特坐在他面前，然而，也就是在这段作画的时间